

你我他

县城听歌史

## 警察故事

| 王伟文 |

去年开学季的一天,快到下班时点,接到原先派出所同事的电话:“小王,你快点到所里来一趟,有个姓赵的外地男人带着全家过来,指名道姓非要见你。”我满腹疑惑,调离派出所这么多年,已经好久没人来找我了,会是谁呢?

我收拾好东西,飞也似的赶往派出所。还没走进大厅,一个衣着朴素的壮年男人一眼认出了我,主动迎了上来,伸出粗糙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晃动着。

他这么热情,让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完全没有印象,会不会搞错了?壮年男人自我介绍一番,我听得云里雾里。

在他身旁,站着一个年纪相仿的女人,还有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男孩子,我猜那是他老婆和儿子吧。果不其然,他把二人介绍给我,然后全家三口人齐刷刷向我鞠躬致谢。

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呢?来不及细想,我赶紧扶住他们,别让周围群众引起误会。

三言两语过后,他执意邀请我到马路对面小饭店里吃饭,我实在拗不过他,只好跟着过去。酒菜端上饭桌,壮年男人打开话匣子,说起了20年前的尘封往事,我的记忆慢慢清晰起来。

那时,我到派出所工作没多久,有一天晚上值班时接到报警,有位女青年骑自行车回家,路边突然窜出一个黑影,抢了车篓里的包就跑。老李带着我立即出警赶到现场,在周围群众的指引下,我们一路追踪到一处工棚,将躲在里面的嫌疑人周某人赃俱获,也就是眼前的这位壮年男人。

这起抢夺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嫌疑人也供认不讳,被抢的包里有400多块钱和一台中文BP机,按照当时的量刑标准,打底三年有期徒刑。

在提请逮捕前,我和老李最后一次去看看守所提审,准备回来装订案卷,经由分局法制科审核后送区检察院批捕科。没想到刚做完笔录,还没签字捺手印,周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跪在地上:“大爷、大哥,我从小就是黑户,后来用我家二伯儿子名字办了身份证,实际年龄只有17周岁,求你们救救我吧!”

我对周某的伎俩嗤之以鼻,才进看守所没几天,就变得刁滑奸诈,编出如此拙劣的说辞!老李神色凝重,一言不发,过了许久终于开口:“你所说是否属实?我们可是要核实的。”周某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拼命点头。老李让我另外再做一份笔录,把周某所讲的一字不漏记下来。

提审结束,刚走出看守所,我一个劲地埋怨起来:“周某的身份证都能证明他19周岁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派出所这么忙,哪有什么闲工夫去调查?他既然要说谎,那就更应该让监狱教他做人好了。”

老李瞟了我一眼问:“警察是干什么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破案抓坏人,保护老百姓了。”老李瞪了我一眼:“你说得没错,但没说到点子上。”见我一时语塞,老李解释说:“干警察这行,打击犯罪当然要快意恩仇,但更重要的是事前要警觉,事后要明察,经得起推敲。我们可以就事论事提请逮捕,检察院也可以就事论事起诉,法院也可以就事论事判决,可周某呢?万一真的不满18周岁判了实刑蹲监狱,他这辈子就毁掉了!所以,我们对周某负责,也就是对法律负责。”

回到派出所,老李一五一十向所长作了汇报,所长也很支持他的想法,给我们三天时间出差到周某老家调查。

周某的老家在安徽、河南交界的黄泛区,当地经济十分落后,超计划生育现象却很普遍,为了躲避罚款,产妇不去医院生孩子,而是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此在当地派出所户籍底册里根本没有周某的出生证明。

接着找周某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校长、班主任了解情况,并查阅了学籍档案,发现周某的学名都是周某林,登记的出生时间确实比身份证上的小2岁,而且泛黄的学籍卡上的照片就是周某本人,不太可能会造假。

原来,周某上面有3个姐姐,生下他后,家里穷得实在交不起罚款,也就一直没上户口。后来周某二伯儿子下河游泳溺水身亡,周某就顶替了他的身份,办了身份证出来打工。

村支书、治保主任、妇女主任、赤脚医生、校长和班主任都愿为此作证,并在询问笔录上郑重地签名捺印,再加上学籍卡旁证,检察院、法院最终采信了我们提供的证据,认定周某系未成年人,考虑到他认罪态度较好,又是初犯偶犯,便依法判了缓刑,当庭释放。

父母将周某领回老家后,按照当地习俗“冲喜”,早早地结婚生子,安心在家务农。如今他的儿子考上了江南大学,借送儿子来无锡报到的机会,上午刚办完入学手续,下午就领着全家人来道谢。

说完他的故事,周某请我联系老李,他要登门拜访,算下来,老李该有73岁了。我告诉他,老李前年得了重度糖尿病去世了,周某惊讶万分,手中的筷子掉落在地上,堂堂七尺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嚎啕大哭。我好不容易劝住他,周某老婆抱出2箱土鸡蛋,1箱送给我,另1箱请我转交老李家人。我实在过意不去,硬是塞给他儿子500块钱,算作开学贺礼。

周某在我的生命中只是匆匆过客,我做过的事连自己都记不得了,他却铭记至今,把我当成恩人。经历这件事后,再次咀嚼老李说过的话,方觉余味悠长。无论执法还是服务,事前要警觉,事后要明察,合起来才不愧“警察”两字。

## 毛宁·老狼·齐秦

| 搞活文 |

1994年,中国流行音乐迎来井喷式的高潮。

我说不清这一年何以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佳作,好像一个清晨,大家都蓦然醒了过来,天清气朗,于是纷纷引吭高歌。歌手们在《雾里看花》《涛声依旧》《祝你平安》《爱情鸟》《笑脸》《大中国》《阿莲》等歌曲的加持下春风得意,电视里各类音乐节目和MTV音乐大奖赛也是风生水起,前辈新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加入角逐,国内乐坛一派欣欣向荣。歌手解晓东、蔡国庆、郭峰、那英、陈红、毛宁、杨钰莹、林依轮、景岗山、孙悦等与港台歌星同台时,底气十足,气场不落风,高枫、林萍、江涛、火风、方芳、戴军、孙浩、谢东、高林生、陈少华、黄格选、黄鹤翔、金海心、蒋小涵、含笑们则熙来攘往赶集一样,《愚公移山》《九妹》《摇太阳》《知心爱人》《大花轿》,歌声此起彼伏,大珠小珠落玉盘。

毛宁的《晚秋》翻唱自黄凯芹,此歌旋律之流转优美,谁唱都会好听,就像《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那样;刁寒的那一曲《梦中的蝴蝶》,一片春光却毫不甜腻,轻盈翩飞间又隐含着宿命的零落,远远好过他的代表作《花好月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纯真情怀和清风徐来无忧无虑的荡漾,一直令我神往,黑鸭子演唱组合的版本,配乐和吟唱恍惚迷离,如一片梦幻的轻舟正逆流而上,静静回溯遥远的童年,青春美少女组合的翻唱则更为本色,MV让人印象深刻;大概是因为

胖墩墩的尹相杰憨厚可爱吧,我的母亲很喜欢《纤夫的爱》,她记不清歌名,会说,那个妹妹坐船头怪好听的。母亲也非常喜欢满文军,她在电视上看过电影《九香》,知道《懂你》背后的故事,母亲听到动情处,鼻子会发酸,眼里泪花打转。多年以后,尹相杰和满文军吸毒的劣迹相继曝光,母亲叹息不已,对我说,你说他们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1994年,郁冬、叶蓓、沈庆们带着校园民谣白衣飘飘地向我走来,可谓正中下怀。1990年,我和泾县中学的同学告别;1991年,我和北贡中学的同学告别;1993年,我又和宣城的同学告别。一次又一次,与我朝夕相处的同窗们被无情打散,大家在毕业纪念册上仓促道别,各奔西东,若非毕业合影,如今的我们恐怕都会忘记彼此稚气未脱的模样。

校园民谣的歌手中,我最喜欢老狼。他的嗓子天生就是为高晓松的音乐而存在的,他俩珠联璧合的作品,从没让我失望。我最初听到《同桌的你》,是在一个电视晚会上,老狼居中而坐,身边都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他手把吉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抓住了我。我初中时有过一个很好看的同桌,气质很像电视《流氓大亨》里的郑裕玲,班上颇有一些男生羡慕,而我却不敢正眼看她,我们之间并没有歌曲里那样亲密的大学情谊,但当时我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老狼的句句问询一样让我心有所动。我还想说一下《爬山》,此歌与其创作者许学军都不算知名,然而,有什么关系呢?“跟我去爬山吧,山顶有雪莲花,跟我去采雪莲花,用它装饰咱们的家”,它像隐喻,表达了纯净的向往以及这向往背后的无助,真切动人,已经足够了。

1994年前后,中国摇滚集体发力,黑豹、唐朝、轮回和魔岩三杰合力创造了中国摇滚乐的神话。特别是黑豹乐队的《黑豹》专辑,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专辑,这两张直击人心的专辑出手即为巅峰,所达到的高度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超越,我常常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恨不得所有人都能听到。

1994年,曾转居幕后的齐秦以一身风沙的流浪者之姿重回千呼万唤的歌迷怀抱,发表风格蜕变后的专辑《边界》。这张专辑采风于西域,主打歌《边界》从生死轮回的视角叩问人类的命运,较之1986年《出没》的苍茫萧索,有如遥遥镜像,观照出各自的未曾。



飞吻

摄影/毛毛